

世界
文学名著
首次翻译本
丛书



ShiJieWenXueMingZhuShouCiFanYiBenCongShu

Yu Shi Ren Xiang

玉石人像

[美] 霍桑 / 著
胡允桓 / 译

1
02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世界
文学名著
首次翻译本
丛书

ShiJieWenXueMingZhuShouCiFanYiBenCangShu
藏 书

Yu Shi Ren Xiang

玉石人像

[美] 霍桑 / 著
胡允桓 / 译

I712.44

H973-2.02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玉石人像/ (英) 霍桑著; 胡允桓译—南昌: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2009
(世界文学名著首次翻译本丛书)

ISBN 978-7-80647-193-7

I. 玉… II. ①霍…②胡… III. 长篇小说—美国—近代 IV. 1712.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0) 第 14703 号

书 名: 玉石人像

作 者: 霍桑著 胡允桓 译

出版发行: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南昌市阳明路 310 号)

经 销: 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昌平新兴胶印厂

开 本: 787mm×960mm 1/16

印 张: 17

字 数: 30 万

版 次: 2009 年 10 月第 2 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5000 册

定 价: 33.80 元

书 号: ISBN 978-7-80647-193-7

邮政编码: 330008

电话号码: 0791-6894736

(江西文艺版图书凡属印刷、装订错误请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世界文学名著
首次翻译本丛书

[美] 霍桑：《玉石人像》

[美] 德兰：《海伦娜的觉醒》

[美] 弗里曼：《穷小子杰罗姆》

[英] 伯内特：《生活之梭》(上下卷)

以上诸书在百花洲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全世界100部最佳长篇小说提要》一书中各有详细介绍，其中有的已出版，有的正在编辑出版中，敬请读者注意。

内容提要

本书写四位青年男女成为两对情侣及他们所遭遇的悲欢离合的故事。它之成为传世名著，主要在于作者以诗一般的语言刻画了栩栩如生的人物，处处透露出深邃的哲理，探讨了人类的爱与恨、善与恶以及该做自然人还是社会人等命题，所以读来耐人咀嚼和思考，使作品达到高人一筹的品位。

作者的另一部著名小说《红字》，已有多种译本。本书虽被列为“全世界 100 部最佳长篇小说”之一，在我国却是第一次翻译出版。

自然人与社会人：人类的抉择

——霍桑及其《玉石人像》

熟悉文学史的读者都会有这样一种认识：在一个国家的某一历史时期，由于国势昌盛、经济繁荣，文学也会出现一个高潮，同时往往又会出现众多文人集中在某一种文学体裁上的情况，其中尤以一两个代表人物的成就更为突出。在我国有汉赋、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在英国以莎士比亚为代表的伊丽莎白戏剧，以狄更斯和萨克雷为代表的维多利亚小说。在美国则有十九世纪中的“新英格兰文艺复兴”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的福克纳、海明威等人的风格各异、色彩纷呈的小说创作。

自从1492年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以来，欧洲各国开始向美洲移民。英格兰的一批清教徒（主张清心寡欲，且不重宗教仪式），因不堪忍受詹姆斯一世的迫害，便于1620年9月21日从普利茅斯出发，乘“五月花”号船，于11月21日抵达北美，在今马萨诸塞州的普罗文斯顿登陆。因为他们去时抱着创建人间乐土的理想，史称“朝圣的教父”。他们不畏艰苦，建设新家园，但又时时不忘故国，故称今美国东北沿海一带为“新英格兰”，后来这里便成为北美的文化和政治中心。到19世纪上半叶，随着新生的美利坚合众国政治经济形势的新发展，出现了神学和哲学上的重大变革。脱胎于加尔文教（即清教）的惟一理教派，否定“命定论”和“原罪观”，认为人不必通过任何中介与上帝直接沟通，使自己获得新生。所谓“惟一理教”，就是只尊上帝，以示有别于“圣父、圣子、圣灵”的“三位一体”，其重大意义是把“圣子”耶稣由神变成了人，从而与教众成了平等的兄弟关系。而超验主义则进一步反对当时哲学上占统治地位的洛克的“感觉论”这一机械唯物主义观点，主张人能超越感觉和理性而直接认识真理，就此打破了旧有教条的束缚，释

● 玉石人像

放了人的主观能动性，反转来又促进了社会的发展。

作为上述理论中坚分子的拉尔多·华尔多·爱默生，以其文学理论和创作实践，大大推动了美国新一代的浪漫主义文学的发展繁荣，出现了诗人亨利·华兹渥斯·朗费罗和瓦尔特·惠特曼，散文家亨利·大卫·梭罗和詹姆斯·罗塞尔·罗威尔，小说家纳撒尼尔·霍桑和赫尔曼·麦尔维尔等一批颇有建树的人物（诚然，他们在文学的其它领域也都有造诣，上面指的是他们的主要贡献），为后来美国文学的蓬勃发展打下了深厚的基础。

纳撒尼尔·霍桑（Nathaniel Hawthorne, 1804—1864）出身于马萨诸塞州萨莱姆的一个名门望族，世代都是虔诚的清教徒。其两代先祖曾是马萨诸塞殖民地政教合一的权力机构中的要人，参与了1692年驱巫案和后来迫害教友派的活动。家庭和社会环境中浓重的宗教气氛深深地影响了霍桑，使他自幼性格阴郁，耽于思考。而祖先在迫害异端中的那种狂热则使他产生了负罪感。在他四岁时，做船长的父亲病死在外，全靠才貌双全的母亲将他及两个姐妹抚养成人。他十四岁时在缅因州外祖父的庄园住了一年，附近的湖光山色陶冶了他，使他形成了孤僻的个性和诗人的气质。他在波多因大学读书时深为同学所推重，几位同窗好友——如后来成为诗人的朗费罗、当了总统的皮尔斯和投身海军的布里奇，都对他日后的生活和创作产生了影响。大学毕业后，除去短期担任过海军督察、参与布鲁克试验农场活动、任驻英国利物浦领事和赴欧洲旅游外，他先是在故乡居住了十二年，潜心思考、读书和写作；1842年结婚后迁居超验主义文人荟萃的康考德，在浓重的哲学和文学氛围中度过后半生。

霍桑的身世和经历，使他形成了复杂的世界观和独特的创作思想及手法。他的写作态度十分严谨和认真，最初的手稿都因自己不满意而焚毁，后来开始发表的作品也曾匿名，但在出版了第一部短篇小说集《复述的故事》后，即作为短篇小说家而闻名。1850年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红字》问世后，更是名声大噪，成为公认的最重要作家。他的大部分小说均以新英格兰为背景，描写了自早期移民以来二百多年间的种种事件和场面，刻画了众多的人物，既是历史画卷，又是风俗图片，确实能让我们学到比任何历史书上的记载都要更加生动、真实的东西。

《玉石人像》是霍桑的最后一部长篇小说，也是惟一一部以外国——意大

利为背景的长篇。但我们仍能从中看出他独特的写作风格和寄寓于作品中的深邃哲理。

霍桑曾多次明确指出，他写的是“罗曼史”，不是“小说”。用我们今天惯用的术语来解释，就是他用的是浪漫主义手法，而不重写实。他的这种主张与实践，与他的哲学观密不可分。同爱默生那句名言“每一种自然现象都是某种精神现象的象征物”一样，霍桑也认为，客观物质世界仅仅是假象，其“灵性”才是本质。在本书中，肯甬的大理石雕像、希尔达的鸽子、圣母像前的长明灯，乃至山水草木、风雨阳光，除去渲染气氛，往往都有更深刻的象征意义，值得我们去仔细品味。

霍桑作为杰出的小说家，堪称是一位悬念大师。在本书中，我们从一开始就被多纳泰罗的家案、米莲的身世，那个神秘人物的真实面貌等等所吸引，后来我们又为希尔达的失踪和肯甬一样焦急……。这样的伏笔若到了大仲马手中，一定会编出洋洋洒洒的故事。但在霍桑笔下，多纳泰罗的祖先是半人半兽半神（这十分符合古希腊罗马神话中的人物特征），令人感到扑朔迷离。米莲的身世也写得隐隐约约。那个神秘人物则始终影影绰绰。至于希尔达那段失踪的前后，更是数语带过。如果把大仲马的故事比作工笔画，那么霍桑画的就是大写意，虽然没有纤毫毕现的精雕细刻，但在整体气氛的烘托和人物心理的描绘上，却于亦真亦幻中有着令人难忘的感染力。

以前有很多评论家认为霍桑的世界观中有明显的保守倾向。如果指的是他往往发思古之幽情，未免牵强，因为那不过是许多浪漫主义作家和诗人的一种题材，而且就其作品的精神而论，往往有一种与祖国——新生的北美合众国一起奋进的昂扬。本书的故事发生在意大利，时时涉及古罗马的文化遗产。书中四位主要人物中有三位是艺术家，作者借他们之口，对文艺复兴以来的众多艺术大师及其作品作出了连美术史家都只能颌首翘指的富含真知灼见的评论。如果说霍桑对罗马天主教的不屑还带有清教主义的宗教观，那么他对罗马古城腐朽没落的刻意嘲讽，对专制政治的深恶痛绝，对某些传世绘画所持的批判态度，难道不是在为新世纪呼吁吗？在他之后并以他为师的亨利·詹姆斯（1843—1916）常以美国人在欧洲为故事题材，但他对欧洲悠久和优雅的文化崇拜却是跃然纸上的。而霍桑身在欧洲时隐含着对新兴的合众国的歌颂，倒是与瓦尔特·惠特曼的诗歌有异曲同工之妙。

● 玉石人像

人们早已注意到，霍桑的作品中常常探讨“爱”与“恨”、“善”与“恶”的命题。本书的四位青年男女主人公构成两对情侣，而且故事的发展就是他们爱情的悲欢离合，这是自不待言的。另外，他还明确地提出了一个问题：“罪”是否会有助于一个人接受教育，从而使精神（灵魂）得到更高的升华？这在我们看来或许是无稽之谈，但对霍桑时代弥漫于欧美的基督教“原罪观”，却是极大的触动和突破。按照教义，自从亚当与夏娃在伊甸园中偷食了禁果，懂得了男欢女爱，被逐出天堂、谪降人世以来，就犯下了罪孽，因此人类的“罪”是从其始祖开始便与生俱来的，这就是所谓的“原罪”，是每个人生而有之的，因此人的一辈子就是赎罪。惟一理教派否定原罪观，就是要人们摆脱负担，力求发展。霍桑在本书中提出上述的以罪求升华的观点，简直是大逆不道，难怪希尔达要肯甬噤声呢。由此看来，即使就霍桑浓重的宗教思想而论，也并非保守的，而是有其历史上的进步意义的。我们切不可对前人苛求。

霍桑作为浪漫主义文学的一代宗师，诚然不会忘记浪漫主义鼻祖卢梭的观点。卢梭早在十七世纪中就提出过**自然人与社会人**的概念。就是说，处于原始状态的人类，生活于大自然之中，天真无邪，朴实纯洁。但随着社会的进化，人类开始沾染了种种恶习与劣性，因此，社会人虽然比自然人具有了更多的智慧和知识，却失去了许多美好的品德。在本书中，霍桑把这一观点融入多纳泰罗这一形象，使卢梭的观点具体化了。在作者看来，多纳泰罗若依旧待在他那阿卡狄亚式的贝尼山中，没有进入人类文明之都、亦是腐败之都的罗马，没有对米莲产生爱，也没有卷入米莲的恨的话，那将始终保持朴素的快活天性，安享大自然之美。结果他却一失足成千古恨，在负罪感的重压下郁郁不乐，直至以银铛入狱来赎罪，岂不是自讨苦吃？所幸他的苦难教育了肯甬和希尔达（她身上亦带有颇多的自然人的天真，亦因此而可爱），而且按作者的希望，也能教育他自己，最终求得灵魂的飞升。作者在这里提出的正是我们人类至今仍面临的抉择：做自然人还是社会人？而当“回归自然”蔚成风气时，不正是回荡着本书主题的余音吗？

总之，作为一部传世佳作，最主要的并不在于其有无引人入胜的情节，而在于其有无刻画得栩栩如生的人物，有无诗一般的语言或者说独具特色的文字风格，尤其是有无深邃的哲理。而霍桑的作品是具备这些长处的。虽然

他有些玄奥的观念以及为表达严密的思考而常用拗口的长句，但他的作品值得细细咀嚼，方能体会其中隽永的内涵。这或许就是与通俗故事的雅俗之分吧！试问，那些仅以情节取胜的小说，你一旦知道了结局，难道还有必要再去重读吗？而霍桑的书恰恰值得我们反复研读。

霍桑认为万物都有灵性，固然并不足取。但他就此大大发挥了比喻象征的描写手法，发人深思，引人联想，无论如何也是功不可没的。至于他那种渲染气氛、深挖心理的技巧，更为后世所推崇。他不但把自己的小说称作“罗曼史”（本书就有一个副标题，叫《贝尼山的罗曼史》），而且还进一步称之为“心理罗曼史”，以表明自己对心理描写的重视，他因此而被认为是美国文学史上浪漫主义小说和心理分析小说的开创者。他那前后呼应的紧密结构，渐进渐明的情节发展，尤其是通过深挖心理而凸现人物性格，当年就被师事他的麦尔维尔推崇备至，后来更被亨利·詹姆斯、威廉·福克纳直至犹太作家索尔·贝娄和艾萨克·辛格、黑人女作家托妮·莫里森等继承发扬，足见霍桑对美国乃至世界文坛的巨大贡献。

谨以上述心得与读者共享，欠妥之处尚望方家教正。

译者

1999年初秋，于北京

序 言

自从本罗曼史的作者上一次公开露面以来，至今已有七八年之久了（无论如何，时间已长得使我无法准确记忆）。本人已成习惯，在每部拙作问世时，都要附上一篇类似的熟悉的序言，名义上是与公众闲谈，实际是对他认为更能开怀畅谈的一个人讲话。他将那人视为知音——更理解他的目的，更赞赏他的成就，更宽容他的欠缺，并且在各个方面都比一个兄弟都更亲密无间。简言之，一位作家实际上从来没遇到过全面共鸣的批评家，不过当他意识到自己尽了最大努力时，便含蓄地对那位批评家发出呼吁。

序言的古老形式把这一友人看作“好心的读者”、“温文的读者”、“可爱的读者”、“宽容的读者”，或者用最冷漠的说法，也是“诚挚的读者”，拘谨到刻板的作家惯于向这样一个人预先做些解释并致以歉意，因为他确信这番话会受到欢迎。我本人从未与可能具备这一切令人快慰和值得向往的品性的这样一位有代表性的读者有过亲身交往或通信联络。但有幸的是，我因此也从未把这样一位读者局限于一个神话人物。我始终坚信他的真实存在，为他年复一年地写作，尽管公众的慧眼（很可能如此）几乎全然忽略我的小作品。

无疑，这样一位好心、温文、仁慈、宽容和最可爱、最诚挚的读者，对我确曾一度存在过，而且（尽管由于没有确切地址，信件投递到的可能性微乎其微）也相应地收到了我随风漫天抛撒、自信总会到他手中的信件。但是，他如今还健在吗？自从他上一次听到我的消息以来的这许多年中，但愿他没有认为自己在人世间的任务业已完成，便撤到温文读者的天堂——无论在何处——安享由于对我的善心美意而必然应得的福祉吧？我有一种伤心的预感，觉得这可能是真的。对于每位作家而言，这样的“温文的读者”诚然都要英年早逝的，他绝少能够活到超出一种文学风尚的时期，除去极罕见的例外。在那位作家尚未完成其著作的半数之前，就会阖上他那困倦的双目。即使我

● 玉石人像

能找到他，恐怕也是在某个布满青苔的墓中，墓碑上的姓名已然若隐若现，令我无法辨认了。

因此，我无心或没信心（尤其像我这样长期远离故土，在异国写作的人）假定这位朋友中的朋友、未曾谋面的神交兄弟的存在，正是他那善解人意的同情才鼓励我在序言中肆意挥洒，令那些漫不经心又居心不善的眼睛略而不读本来亦非为他们而写的内容。我现在在尽我的礼数，待说罢有关奉献给公众的本书的数语之后，就会深深地鞠上一躬，退到幕后。

这部罗曼史是我在旅居意大利的时期拟就的，经过修改之后，准备在英国的一家出版社出版。笔者原想只写一个隐含思想寓意的离奇故事，并未试图描绘意大利人的性格举止。我客居国外十分长久，不像一个外国人那样难以对一个国家的情况同时有既灵活又深刻的认识，因而便自以为可以将其品性理想化了。

意大利作为这一罗曼史的发生地，对作者来说，其主要价值是提供了一个诗意般的仙境，并不像写美国的故事那样必须坚持有根有据。除非是试验，没有哪一个作家能够设想，要写出一个如同我亲爱的故国那样的国家中的罗曼史有多么困难，那里有幸没有阴影，没有古老，没有神秘，没有如画的风光和阴暗的冤枉，除去万里晴空下的平淡的繁荣之外一无所有。我相信，要过上好长时间，罗曼史作家才可能在我们雄伟的共和国的编年史中，或在我们个人生命的独特又适当的事件中，找到易于处理的适宜题材。罗曼史和诗歌，常春藤、地衣和墙花，都需要废墟才能生长。

在修改这部著作时，作者有些惊奇地发现，他居然介绍和描写了形形色色的意大利风物、古迹、景色及其庄重。然而，当一位作家自得其乐地信笔疾书时，这些遍及意大利尤其是罗马的种种情景便会涌进脑海，难以避免地流露到笔下纸上。何况，当我在列德卡无垠而又可怕的沙地中修改本书时，灰色的北海时时向我涌来海浪，怒号的北风一直在我耳边呼啸，景色的剧变使得那些有关意大利的回忆益发鲜明，我又何以能够不把心中所想一吐为快呢。

作者还与两位天才有一桩公案亟待了却，因为他未经获准就自作主张地引用了他们的作品。由于本罗曼史中有一位杜撰的雕塑家，这就必须为他提供一些大理石作品，以与他应该具备的艺术能力相符。因此，作者便对他在

保尔·艾卡斯的工作室中见到的一个探海捞珠人的雕像和弥尔顿的一个胸像伸出了罪恶之手，并将其悄悄用于弗莱扎大路上的他那位杜撰的朋友身上。作者对这样的污点还不满足，又进一步剽窃了威廉·W·斯托瑞先生的作品：一尊克娄帕特拉的漂亮雕像，那位艺术家不久定会在他自己的国家和全世界备受赞赏的。作者还曾想过盗用伦道夫·罗杰斯先生的一扇青铜大门，以一组浅浮雕代表哥伦布的历史，但由于不愿卷入公共财产的纠纷而打消了这一念头。设若作者能够对一位女士行窃，自然会引用霍斯莫小姐那令人敬佩的芝诺比阿的雕像。

现在作者希望怀着深切的谢忱和诚挚的敬意将上述的雕塑佳品归还给其合法所有人。作者在本罗曼史中谈及他们，并非将他们卷入涉及他们的小说，而只是表达他的真实观点，他毫不怀疑，这样的观点和公众是一致的。或许毋庸赘言，作者在盗用他们的设计时，并未妄为到将这些天才雕塑家本人写进本书。他自己的大理石人像全然是子虚乌有。

写于利明顿

1859年10月15日

目 录

自然人与社会人：人类的抉择 ——霍桑及其《玉石人像》	(1)
序 言	(1)
第一章 米莲，希尔达，肯甬，多纳泰罗	(1)
第二章 农牧之神	(4)
第三章 地下的回忆	(9)
第四章 地下陵寝中的幽灵	(13)
第五章 米莲的画室	(18)
第六章 圣母的神龛	(25)
第七章 贝雅特丽丝	(30)
第八章 城郊别墅	(35)
第九章 农牧之神和山林水泽仙女	(39)
第十章 林中之舞	(44)
第十一章 不连贯的句子	(48)
第十二章 漫步品齐安山	(52)
第十三章 一位雕塑家的工作室	(60)
第十四章 克娄帕特拉	(65)
第十五章 一伙艺术家	(70)
第十六章 月色中的散步	(76)
第十七章 米莲的烦恼	(82)
第十八章 在悬崖边缘	(86)
第十九章 石像生变	(92)
第二十章 葬歌	(96)
第二十一章 死去的嘉布遣修士	(101)

● 玉石人像

第二十二章	美第奇花园	(106)
第二十三章	米莲和希尔达	(110)
第二十四章	亚平宁山中的塔楼	(116)
第二十五章	阳光	(120)
第二十六章	贝尼山的家世	(126)
第二十七章	神话	(132)
第二十八章	猫头鹰的塔楼	(138)
第二十九章	在雉堞上	(143)
第三十章	多纳泰罗的胸像	(149)
第三十一章	大理石客厅	(153)
第三十二章	路上的风光	(159)
第三十三章	绘有图画窗户	(165)
第三十四章	佩鲁贾广场的集市日	(170)
第三十五章	青铜教皇的祝福	(174)
第三十六章	希尔达的塔楼	(179)
第三十七章	美术馆的空寂	(183)
第三十八章	圣坛和烟火	(189)
第三十九章	全世界的大教堂	(194)
第四十章	希尔达和一位朋友	(199)
第四十一章	雪滴和少女的喜悦	(205)
第四十二章	对米莲的回忆	(210)
第四十三章	一盏灯的熄灭	(215)
第四十四章	被遗弃的神龛	(220)
第四十五章	希尔达的鸽子飞走了	(225)
第四十六章	康帕纳平原上的一次散步	(230)
第四十七章	农夫和农妇	(234)
第四十八章	科尔索的一个场景	(240)
第四十九章	嘉年华会的嬉戏	(244)
第五十章	米莲，希尔达，肯甬，多纳泰罗	(250)
结语		(254)

第一章 米莲，希尔达，肯甬，多纳泰罗

我们将高兴地引起读者关注其命运的四个人，此刻刚好站在罗马卡匹托尔山上的雕塑美术馆的一个展厅里。就在那个房间（上楼梯后的第一间）的中央，躺着刚刚昏死过去的《弥留的斗士》的高贵和最感人的身躯。沿墙立着的有安提努斯、亚马孙、利西亚的阿波罗、朱诺，都是古代雕塑中的名作，尽管这些雕像的大理石因年深日久而发黄，或者由埋藏了它们若干世纪的湿土造成了腐蚀，其理想的生命之宏伟和优美依然不可磨灭地熠熠闪光。这里还可看到人类灵魂的象征（至今仍与两千年前同样贴切）：一个儿童的漂亮身形，胸前搂着一只鸽子，但受到一条蛇的威胁，表示对身边的单纯或邪恶要作出选择。

从这间展厅的一扇窗口，我们可以看到一段宽宽的石阶，沿着卡匹托尔山的古老而广阔的山基一路下去，直通正下方的塞伯提朱厄斯·塞维鲁的倾圮的凯旋门。再向前，目力所及之处，是沿着孤零零的广场（古罗马的洗衣妇们在阳光下晾晒她们的亚麻布衣物之处）边缘延伸的山脚，山坡上是杂乱无章的现代建筑——中间挤着古老的砖石，以及在异教寺庙的旧地基上利用原有的立柱建起的基督教堂的圆顶。稍远一些——从其间堆积的历史考虑，还是有一段距离的——竖立着古罗马圆形剧场的遗迹，拱顶的尖塔间透着明亮的蓝天。远处的景色被奥尔本山脉所阻。一切废墟和变化，仍与当年罗穆卢斯从他未建完的城墙上朝那个方向看到的一样。

我们匆匆一瞥这一切，看到了晴朗的蓝天，青翠的远山，和伊特鲁利亚人、罗马人及基督教三重古迹的令人敬仰的废墟，看到了展厅中那些闻名世界的雕像，希望能将读者置于在罗马时时体会得到的心境。那是一种沉重记忆的模糊感，一种对往昔生活厚重积淀的感受。这里正是历史的中心，现时反倒被压下或挤出，而我们个人的私事和兴趣在这里只有在别处的一半真实。透过这些中介来看，我们的叙述——其中交织着一些空泛虚幻的丝线，与其它材料相混，构成了人类生存的最普通的内容——可能与我们生命的一切质地看来截然不同。

置身于古罗马的大量遗迹之中，我们如今所处理和梦想到的一切看似过眼烟云。

我们正要介绍的这四个人，在与罗马人在其中构筑他们生命的方型花岗石的对比中，很可能意识到了目前的这一梦幻特征，甚至形成了他们此时情愫的想象中的欢乐。当我们发现自己消失在阴影和虚幻中时，似乎不值得伤感，而只该开怀大

● 玉石人像

笑，并且不去问其究竟。

我们的这四位朋友中间，有三位是艺术家或与艺术有关。此刻，他们同时看出了古希腊雕塑家的一件著名代表作——一座古代雕像——和他们当中的第四个人十分相似。

“你必须承认，肯甬，”朋友们称她为米莲的一个黑眼睛的年轻女子说道，“你从来没用大理石凿过、也没有用泥塑过比这更生动的人像，尽管你自以为是个技巧娴熟的人像雕塑家。这样的刻画形神兼备，完美无缺。假如只是一幅画，其相像或许还有些想象中的错觉。但这可是用潘特里克大理石雕的，是个实实在在的东西，可能经过了准确的测量和加工。我们的朋友多纳泰罗就是普拉克西泰尔斯的农牧神雕像。难道不是这样吗，希尔达？”

“不太……差不多……是的，我真的这样看。”希尔达答道。她是个新英格兰姑娘，长着一头褐发，对形式和表现有极清晰精微的感觉。“如果说这两张面孔中有什么不同，我想，原因可能在于：雕像是农牧神，生活在森林原野之中，与农牧人相仿；而多纳泰罗对城市更熟悉，和我们一样。但实在太像了，像得出奇。”

“没那么出奇的，”米莲调皮地低语，“因为阿卡狄亚中的农牧神从来都不像多纳泰罗这么呆头呆脑。就算是人类的智慧再低吧，他也难以企及。可惜啊，再没有这类朴实的生灵与我们的朋友为伍了！”

“嘘，调皮鬼！”希尔达回敬道，“你太不领情了。无论如何你都清楚，他在崇拜你这一点上智慧有余呢。”

“那他就是更大的傻瓜了！”米莲挖苦地说，使得希尔达平静的目光露出了些惊讶的神色。

“多纳泰罗，我亲爱的朋友，”肯甬用意大利语说，“你该为我们大家对这雕像看法一致而感谢我们呢。”

小伙子笑着，做出了那雕像保持了两三千年的姿势。事实上，若不是服饰上的差异，假如把雕像的那件狮皮衣换成他的现代宽大短外衣，再把粗制的牧笛换成他的手杖，多纳泰罗俨然就是那尊玉石雕像神奇地软化成的血肉之躯。

“不错，像极了。”肯甬用雕塑家的精确目光验看了石像和真人之后评论道。“不过，有一处，或者说有两处，我们的朋友多纳泰罗的浓密卷发让我们无法说连细微末节都分毫不爽。”

雕塑家说着，便把众人的注意力引向他们正在观察的美丽雕像的双耳。

然而我们不该停留在仅仅论及这件精妙的艺术品，还应不顾词不达意的困难，尽力描述一下其神奇的特色。

那雕像是用大理石雕刻的一个青年的全身像：右臂靠在一截树干或树桩上，一只手随意地垂在身侧，另一只手握着一根牧笛之类的林中之神的乐器。他惟一的袍服由狮皮做成，肩头以狮爪扣住，垂在背上一半处，裸露着四肢和前胸。如此展示